

## 5 病痰饮当以温药和之再释义的临床意义

痰饮停聚易造成津液充淫的假象,同时饮属阴邪,易伤阳气。临床多以阳气阻遏和阳虚从温施治,这是医者的思维惯性。在这种惯性下,治疗所有的痰饮,必用温法温药,痰饮病久治不愈,常常是温药温法的泛化泛用。从前面论述看,治疗痰饮,和之为法,温药主在提示通阳,阳通即可,“适事为故”。通阳之法多种多样,辩证施用,不惟用温,温法温药不宜泛用。

对痰饮壅盛证偏实者,宜速战速决,但应衰其大半则止,邪去则阳通,邪去则和。如十枣汤和葶苈大枣泻肺汤等。

对痰饮不盛者,温、汗、利、下等辩证施用,温法温药不宜泛化泛用。

对痰饮已有阴虚症状,应养阴润燥以祛邪。《血证论》所谓的“水阴不滋,水邪也不能去”,程门雪《金匱篇解·水肿》提出的“利水当顾其阴,阴复而溲自利”均是此意。

对痰饮阴虚症状不明显,辅以养阴润燥,使精化为气,有

助水湿痰饮之化,同时防止温燥伤阴。真武汤与小青龙汤中药药即属比例。

对燥与湿饮同病治疗,《医原》有指导性论述:“燥为湿郁者,辛润之中,参苦辛淡以化湿,湿为燥郁者,辛淡之中,参辛润以解燥”<sup>[2]</sup>。

经典指导临床,对经典的释义极其重要,不要仅仅参考和注重相关文献的注释,还要不断的总结经典指导下临床的得失以升华。此为一种尝试,请同行予以斧正。

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姜寅光. 病痰饮当以温药和之再思考[J].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, 2010, 5(12): 112.
- [2] 石芾南. 医原[M]. 上海: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, 2011: 28, 30.

(责任编辑:冯天保)

## 黎民寿脉学思想述要

叶明花, 蒋力生

江西中医药大学健康养生研究所, 江西 南昌 330006

[摘要] 本文综合黎民寿的《玉函经》注和《决脉精要》两部专著, 探析黎氏脉学思想, 并将其脉学思想及学术特色从“阐论脉理, 周详精深”“重视胃气, 堪比《内》《难》”“倡言真气, 独有造诣”“申论气血, 意兼自得”“脉证并重, 四诊合参”“承传《脉诀》, 分类有度”等六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。

[关键词] 黎民寿; 脉学思想; 《玉函经》注; 《决脉精要》

[中图分类号] R249; R241.1 [文献标志码] A [文章编号] 0256-7415 (2016) 12-0176-03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6.12.075

黎民寿, 字景仁, 号水月(一作冰月), 江西盱江(今江西南城)人, 南宋著名医家, 著有《玉函经》注文、《决脉精要》、《简易方》、《断病提纲》。由于黎氏著作长期以来流落海外, 国内罕有传本, 以致医界鲜有知其著学者。近年来, 随着黎氏著作的复制回归, 才使我们对黎民寿的医学成就与贡献有所了解。黎民寿对脉学精思覃虑, 造诣深远。其脉学思想主要体现在《玉函经》注文和《决脉精要》中<sup>[1]</sup>。《玉函经》为五代杜光庭撰。是书仿高阳生《王叔和脉诀》形式, 为七言歌诀体。

全书以死脉为中心, “论脉理, 辨五色, 察五气”, 视死别生, 判断疾病预后, “精细简赅, 实胜于越人之《难经》、王叔和之《脉经》”, 在脉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。黎民寿对《玉函经》的注解, 征引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脉经》等脉学理论, 兼以个人临床体会, 逐句疏释, 多有发明<sup>[2]</sup>。

黎氏在注《玉函经》前, 另撰有《决脉精要》一书。该书亦为七言歌诀, 承传《脉诀》七表八里九道脉的分类方法, 在阐述 24 种常脉的基础上, 兼述十怪脉及五行乖违脉等异常脉

[收稿日期] 2016-08-12

[基金资助] 973 项目课题中医养生理论框架结构研究 (2013CB532003)

[作者简介] 叶明花 (1979-), 副教授, 主要从事中医养生理论与古籍文献研究。

[通讯作者] 蒋力生, E-mail: jdy67899@126.com.

象。由于歌诀简括，意有不显，黎氏又详加自注，深析脉理，蔚为“精要”。现综核两书，对黎民寿的脉学思想作一简要探析。

### 1 阐论脉理，周详精深

据现有文献可以考知，黎民寿是继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脉经》之后，又一个对脉学理论进行深入阐述且独有建树的脉学家。黎氏的阐论，虽然均以注释条文的形式出现，没有形成系统的脉论专著，但其脉学主张和价值评判，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散在的注文加以总结和分析。如他对《玉函经》“五般土”的注文：“五土者，以气候言之也。凡人身五行与天地唯一，以天地论，即人身可知；天地人三才既可知，即万物可知矣。五行既通，无所不往。且如立春节后五日，东风解冻，此乃五日五行足，一候变也。又五日蛰虫振，又五日鱼上冰。三五十五变，三才五行足，即雨水节也。一年七十二候，凡遇五日，即一候变，土足也。五日未足，土之未来，候不变也。如此一年七十二日，土可见也。五日虽五行足，而候不变者，土气不全，即一候生灾。若人身一候不调，即百疾生……天有五星，镇位乎中。地有五岳，中岳居中。人有五脏，脾主中州。五土既皆居中，故知万物之中，四时之中，七十二候之中，皆以土为主也。天若失土，则万象亡次序而不能圆覆于上；地若失土，则万物无变化而不能载于下；人若失土，则随禀受不备也。以此数论，则知天地万物，皆以土为要论。”

在《玉函经》“每季土王十八日”条下，亦注云：“土无正形，寄旺四季。是则立春节后，肝木王七十二日。立夏节后，心火王七十二日。立秋节后，肺金王七十二日。立冬节后，肾水王七十二日。脾土则寄旺四季月后，各一十八日也。此亦大法。”“土之形无乎不在。明土之形，识土之神者，得土之尽矣。”

在《玉函经》“若人六脉动摇摇”条下，又注云：“五行有真土，有伪土。真土者，神而无形；伪土者，质而有相。欲求有相之质，不若探无形之神。明无识有者，得真土也。夫脾为土质而有相，胃为土神而无形。察动知静，见形识神者，得土也。”

土为脾象。以上有关土的论述，表达了黎氏在脉诊中对脾胃的高度重视。黎氏在《决脉精要》“实脉歌”注文中明确指出：“实应土之象，脾主中州而属土焉。”“人之脏非脾不养，脾居其中，灌溉其四旁。脾气平和，则阴阳升降，上下往来，流而无滞。脾若受邪而虚弱，则阳伏而散，中壅而窒塞，三焦气满。形于诊者，由此而然之也。”

根据以上引文，可以看出黎民寿对脾胃脉诊意义的阐释，可谓不惜笔墨，不厌其繁，酣畅淋漓，极其周详，其精细深透，实非一般论脉者可以比类。

### 2 重视胃气，堪比《内》《难》

胃气有无，是脉诊中的重要指标，尤其在危重证候的生死关头，具有视死别生的关键作用。早在《素问》的《平人氣象

论》、《玉机真脏论》，以及《难经·十五难》，均有重要论述。黎民寿在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论述胃气的基础上，结合个人的临证经验，对胃气的脉诊意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。如黎氏在《玉函经》“六脉无邪无病体”条注云：“平人之常气秉于胃，六脉无胃气不能生。和缓而平者，胃气也。”

在“又怕其中无胃气”条注曰：“《内经》云：‘四时皆以胃气为本’。而定斋云：‘六脉无胃气则不能生’。且如弦脉属木应肝，于时为春，若但弦而无胃气者，肝死也。”

在对弹石脉的注文中则指出：“此真肾脉见也。胃气先绝，真脉独见，命本已丧，何可久也。”

黎氏对胃气的阐论，实源于他对脾土之脏的认识。脾脏生理功能的重要，已如前述，但在脉诊中如何以脾土为枢机，对疾病的轻重缓急或生死预后作出判断，关键在于对“脉神”的把握。黎氏认为，不仅要识得胃气之形，更要体悟到胃气之“神”。所谓“一脉无胃，则脉神去也”。脉有胃气，和缓有力，根基不动，原气依然，绝无浮越空亡之象，即是有神之脉。

### 3 倡言真气，独有造诣

以真气论脉，始于《内经》。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》载：“真气者，经气也”。《灵枢·刺节真邪篇》：“真气者，所受于天，与谷气并而充身也。”但《内经》所言真气，究竟是经脉之气，还是正气，在脉诊中有何实际意义，宋以前似乎少有论及者。倡言重视真气的脉诊价值，实始于黎民寿。黎氏在其《决脉精要》中，多次论及真气的脉诊意义。如其在《转豆脉歌》云：“腑脏空虚真气散，三元正气已飘浮。”认为五脏六腑空虚，真气耗散，正气亏虚，其死立至。而在《虾游脉歌》注中则指出：“夫谷气以真气为本，相辅而周荣于一身，以应十二脉之动。”一个人如果真气丧失，谷气独存，则使神无所依，而魂魄飞扬，亦即形神离决，不能相保，自然死期不远矣。在这里，黎氏提出了“真气为谷气之本”的命题，即脾胃所受水谷精微之气的能力，实取决于脏腑真气的强弱有无。关于二者的关系，黎氏在《雀啄脉歌》注中，进一步揭示说：“夫五脏六腑生于真气，养于谷气。真气亡则无所本，谷气亡则无所养。无所本者死，无所养者亦死。”说明，真气与谷气，相互依存，相辅相成，须臾不可或缺。从黎氏所论真气来看，显然有别于《内经》经气、正气的原旨，而是有所发挥，有所引申。明代张景岳关于“真气即元气也”的论断，或可导源于此。

### 4 申论气血，意兼自得

气血是脉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，《内经》以来，即为历代医家所重视。而黎民寿对气血脉诊意义的论述，每每有他精辟的见解。

从气血的关系和生理功能来说，黎氏《芤脉歌》论认为：“人之一身所资赖者，惟气与血。血以荣之，气以卫之，故荣血流通而无间断。”《濡脉歌》注云：“夫血荣气卫，相随以行，流注于一身。其昼夜之有经不可失也。”在《紧脉歌》注

中又说到：“夫阴阳和则血气调，阴阳逆则血气争。平常之人无所忤犯，阴阳未尝不和也。”在《缓脉歌》注中称：“血流据气，气动依血，二者相资，不得相失。”在黎氏看来，气血相资，荣卫相守，周流全身，无有间断。

从脉诊的意义来说，黎氏《涩脉歌》注称：“脉有阴阳，阴阳适平，则血气不至于相胜，是为平人。”《弦脉歌》注中也指出：“血荣卫气，脉之所依也。气卫于外，以充皮肤，血荣于中，以荣经络。周一体而无间，应百脉而不违。此乃平人之常也。”黎氏认为，阴阳平常之人，气血调和，形强体壮。

从养生的角度来看，黎氏认为：“血气之在人，壮则形体强盛，衰则形体羸弱。惟人不知所以贵其生，而昼则醇酒淋其骨髓，夜则劳室偷其气血，六淫外贼，七情内扰，于是真阳凋瘵，荣卫耗竭，百病俱生，率原于此也。”

由上可见，黎氏论气血，不只是单纯从脉诊着眼，而是旁及养生保健的大视野，透露出上工治未病的大胸怀。

#### 5 脉证并重，四诊合参

脉诊是中医学的标帜。黎民寿十分重视脉诊的价值。他在《决脉精要》的《原道歌》中开宗明义指出：“医之道大可通仙，尺寸脉中定生死。”在《五行乖违脉歌》也称：“医门大率脉为先，其理精微未易研。”注文又曰：“脉者，气血之先兆。学医之道，先可识脉。但其理精微，其言之可尽？”“脉理微妙，艺能难精，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”很显然，黎氏肯定了脉诊为医门之先的首要地位，但同时指出脉学精微，易学而难精，需要精心研究，潜心体悟，才能心中洞然，无所疑惑。

黎氏虽然十分重视脉诊，但在临床实践中，又不专赖于脉诊，主张脉证并重。他在《玉函经》注中指出：“学医之道，须知脉病证治四事。《难经》云：知一为下工，知二为中工，知三为上工。上工者十全九，中工者十全八，下工者十全六也。”即学医之人要能举一反三，把脉诊和临床的病、证、治三者结合起来，全面分析，综合考虑。因此，黎氏明确提出：“证之与脉，不可偏废”的观点，强调脉证结合，不可分离。

为了做到脉证相兼，不可偏执，黎氏在疾病诊断中还十分强调“四诊合参”的观点。他对伤寒中风初起证候的判断，就多次强调问诊的重要。如在《玉函经》“唯有伤寒最无定”条下注云：“伤寒者，古谓之大病。其死生存亡，在乎旬日之间。伤寒之为病，自背得之，则入太阳，或入少阴。自面感之，则入阳明之类。脉理难辨，又况伤寒看外证为多。未诊先问，最为有准。”在同书“伤寒中风自难看”条下注文，又再次指出：“伤寒者，古谓之大病。风者，百病之长也。其始得之，脉亦难辨。又况伤寒中风，看外证虽多。未诊先问，最为有准。孙真人云：问而知之，别病浅深，名为巧匠。”在“病候脉状多中取”条下又注云：“脉为医门之先，其理微妙，未

易研究。大抵问而知之，以观其外；切而知之，以察其内。”

黎氏诊察伤寒病，不仅重视问诊，还十分重视舌诊。在《玉函经》注文中特别介绍了一种帛包薄荷洗舌擦舌的舌诊法。他在“伤寒舌黑洗不红，药洗分明定吉凶”条下注云：“舌者心之官，其色正赤，以象火也。伤寒病，舌上有膜，白滑如胎，甚者或燥或涩，或黄或黑，盖热气之有浅深也。若寒邪初传，未全成熟者，则舌上胎滑也。及其邪传为热，则舌上之胎，不滑而燥也。若热，则舌上之胎不滑而涩也。若热聚于胃，则舌为之黄。《金匱》曰：舌黄未下者，下之黄自去。是热已深也。若热剧于胃，则舌为之黑。《针经》曰：热病口干舌黑者死，肾水克心火也。近代明医有用布帛包生薄荷，从舌上下周遍洗濯，复以竹篾刮净，或复红泽，有再生者。洗之色不转者，命不久也。”黎氏这种洗舌验病的方法，未见前人著述，不仅反映了黎氏四诊合参的诊断观，也保留了南宋时期一则鲜为人知的舌诊资料。

#### 6 承传《脉诀》，分类有度

王叔和《脉经》在脉学理论建设方面的重大贡献之一，就是第一次对当时临床脉诊的脉象名称和形态进行了规范和统一，归纳提出了24种脉象。遗憾的是，未能进行分类。六朝高阳生《脉诀》，虽有伪撰之嫌，但其按照脉有阴阳表里的理念，将《脉经》24种脉象，分为七表八里九道脉，改《脉经》“数”“芤”“革”三脉为“牢”“长”“短”，除遗漏数脉不妥外，其七表八里九道脉分类法，实为高氏首创，对于执简驭繁地掌握脉象大有裨益。这种分类，后代宗之者大有其人。仅在南宋时期，先后就有施发的《察病指南》、黎民寿《决脉精要》、杨士瀛《医学真经》等遵从之。黎氏的《决脉精要》，不仅完全承传了《脉诀》的分类方法，而且在七表八里九道之外，更添“十怪脉”之名，载录《内经》以来论述的十种异常脉象。更值得指出的是，黎氏在《玉函经》注文中，还对七表八里的分类，进行了简要的理论说明。他在《玉函经》“大抵七表八里脉，相连九道作程途”条下，注云：“表者以阳言之，故脉有七，以象少阳奇数也。里者以阴言之，故脉有八，以象少阴偶数。亦犹脏腑之表里，皆阴阳内外之相依者。如此，故取于表里而言也。道者通也，其脉有九，与表里之脉相通应也。”这就表明，黎氏不仅赞同《脉诀》的分类方法，而且有他自己的理性见解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叶明花, 蒋力生. 《玉函经》撰注考[J]. 江西中医药, 2014, 45(12): 3-4.
- [2] 叶明花, 蒋力生. 黎民寿脉神论及其学术影响纲要[J]. 中医药通报, 2015, 46(1): 34-36.

(责任编辑:冯天保)